


# 我的姨媽

謝忻欣追思

方國琳女士是我的姨媽，我媽媽的大姊。常聽媽媽說抗戰時，姨媽是如何困難地將她和家人從淪陷區一個個接出來，國共內戰後期，又更艱難的帶些親友們到台灣避難，那個時候姨爹仍奮勇在前線戰場作戰，生死未卜，姨媽就像個大家長安排眾人的起居，就學和營生。現在想起來，一個弱女子帶著年幼的孩子們和親友們，離鄉背井，在人生地不熟的新環境，自力更生，姨媽真是不容易！



媽媽常說因為有姨媽才有今天的她，長姐如母，恩同再造，真不知如何報答她。

在我家姐弟中，我和姨媽的緣分最深。媽媽隨教書的父親住南部，姨媽看到三個牙牙學語的小孩，就決定帶我到台中上幼兒園，以減輕媽媽的負擔，一直到上小學，我才回到父母身邊，幾乎每年暑假，我都到台中姨媽過暑假，考上大學到台北，姨媽親自帶著孫女信蘭到火車站接我，大學期間都住在姨媽家，一直住到結婚。她從食衣住行，無微不至的照顧我，加上姨爹，表哥們，表嫂們，表姊、表姊夫和王副官的厚愛，讓我就像住在自己的家裡一樣，沒有離家感覺。

姨媽的聲音柔柔的，常常是笑謎謎的問生活狀況，印象中她的頭髮總是梳得整整齊齊，雙手修得漂漂亮亮，她年輕時很漂亮，中年很優雅，老年很可愛，除了打些小牌，平時都不太出門，兒子、媳婦、女兒、女婿都孝順，家族聚會，兒孫滿堂，姨媽真是個很有福氣的老太太。

想到她已過世，心裡很難過，非常不捨，我跟媽媽一樣，對姨媽懷有濃濃的感情，心存景仰與感恩。謹以此文追思她，希望她在天之靈得安息，福蔭兒孫。

**編輯小語：**杜夫人外甥女，一直感受到姨媽的愛護，姨媽的離去甚為哀傷不捨。現居台中市。